



小品大观 (十五)

一言难忘

阅读讨论的“责任游戏”

朱永新

阅读除了享受故事的趣味,也涉及演绎和分类辨识的步骤和方法。而这些步骤、方法对儿童而言又特别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帮助孩子们了解“阅读”之为何物,为什么要阅读,从中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帮助等问题。更重要的是,阅读不只是关起门来自己的事,在了解阅读世界的层面后,我们其实也可影响别人的阅读。

——(英)艾登·钱伯斯

所谓“责任游戏”,是指通过阅读讨论之后,读者充分把握了文本的内容与意义,享受了阅读的过程和故事本身的乐趣之后,还应该有一个重要的责任——传播美好,影响更多的人阅读。钱伯斯也提出了若干阅读者强化自己责任的做法。如由较年长的学生为学弟学妹们选择推荐书籍;为自己班级、其他班级、父母团体等推荐一本自己最喜欢的书籍;收集相关数据(如报刊发表的书评、作者自传、插画、封面设计等)做成图书海报,在学校布告栏或者校刊上为一本书做广告;以制作“精选集”的方式来介绍一本书或者一个作家等。这些做法,目的都是一个,把自己读过的好书,推荐给更多人,用曾经感动过自己的故事去感动更多人。这是书籍的接力,是阅读的接力,也是感动的接力。阅读,本来就是一件传播美好的事情。在传播美好之中,也让自己变得更加美好。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幸福。

在一组阅读讨论的团体中,没读过指定读物的“非读者”,一般来说是挺让人反感的。但有个法子能让这种人物也对讨论产生贡献。既然他们对该书一无所知,正好让他们担任提问和理清答案的工作。只要他们对组员的对答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立即提出,而每个组员也都要负责释疑。老师每隔一阵子就要求这些“非读者”对刚才讨论的内容做汇报。这

么做的原因在于让说话的一方确认自己的表达方式有无缺点,“收听”的一方是不是清楚接收到了自己的讯息,自己的想法是否被误解了。透过这种反省的确认,大家在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可以学得更仔细、更含蓄、更周延些。

——(英)艾登·钱伯斯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钱伯斯提出了几个很有意思的阅读讨论的“游戏”。其中之一就是“非读者游戏”。什么是“非读者游戏”?一般来说,在讨论的过程之中,最忌讳、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参与讨论的人当中有一些人根本没有读过讨论的书籍,对文本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钱伯斯教给我们一个好办法,这就是所谓的“非读者游戏”。非读者有两项重要的任务:提问和汇报简报。提问的意义,在于检验被提问的对象是否真正读懂了文本,一般来说,没有认真阅读的人往往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而汇报简报,不仅仅让非读者也能够大致了解文本的内容与逻辑,相当于听了一次书籍的介绍,同时也让参与讨论的人能够确认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是否被别人所理解 and 把握,从而训练自己清晰、流畅、仔细、周到地表达思想的能力。也许钱伯斯没有意识到,“非读者游戏”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在提问与汇报简报的过程之中,非读者也许会完成一个重要的转变——成为真正的读者。所以,在组织讨论的时候,不妨故意安排几位“非读者”参与,做一做钱伯斯的“非读者游戏”。

阅读(聆听)一段故事,不仅仅只是逐字看过,它更是从一个层次进入另一个层次的过程。

——(法)罗兰·巴特

诗意图鉴

读诗品诗写诗的美好时光(下)

李培禹

写诗

读诗、品诗带来的冲动就是写诗了。最初的写诗,一定多少带有模仿的成分。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很有道理。我们这代人的少年时期,崇拜、迷恋的是高尔基的《海燕》、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像我们这样有着当代诗人志向的青少年,还会像今天的追星族们一样追诗人郭小川。情窦未开的我,读郭小川的长诗《静静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还不能完全领悟诗的深邃及意境,却也从流畅的诗句中读出了一种淡淡的美。后来知道,贺敬之、郭小川的“阶梯诗”,是受到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于是我也找来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来拜读、学习。就在这种诗的氛围氤氲中,我在上高中一年级时,写出了我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处女作”《雷锋和我们同在》。这是一首长诗,有近三百行。特别幸运的是,这首诗得到大诗人臧克家先生的肯定,他给我打了65分,并说:“还可以比65分再高一点。”那是1972年,臧老刚刚从“向阳湖”干校回京不久。自那时起,这首诗成了“敲门砖”,我得以经常登堂入室,成为老诗人的一个忘年交小友。

在编选自己的诗集时,犹豫再三,终不能放弃这首虽不成熟却打上了青春印迹,更承载着我那对臧老深深感恩之情的处女作。今天,自己朗诵起40多年前的诗句,胸中似仍能寻到起伏的少年激情——

春风吹拂着祖国大地百花盛开呵,春风吹拂着祖国大地百花盛开呵,阳光照耀着锦绣河山英姿多彩呵,阳光照耀着锦绣河山英姿多彩……

我始终认为,诗歌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形式,是艺术殿堂里高傲的桂冠,是桂冠上那颗闪着耀眼光芒的明珠。对于写作者来说,不具备丰沛的才情、缺乏思辨的深邃,千万不要去写诗,连边儿也别碰。这是对诗歌应有的敬畏。那么天下有那么多诗歌爱好者,就不写诗了吗?当然不是。其实诗歌本身是大众化的,来源于民间,诗人永远诞生在人民中间。写诗的第一要义,就一个字:真!我们看到一些并非诗人的青春男女,他们的情诗写得都不俗,有的还十分亮眼。我偶尔

阅读过一些,不禁大吃一惊,那些诗大都写在日记本里并不想示人的,的确是心灵的流露,发自内心的表达。想起件趣事:我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村里有几个老知青,抽烟喝酒,经常不出工。其中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看了我们班新来的一个女生,竟塞给她一个纸条儿。那位美女没敢一个人看,就当着我们几个同学的面打开,只见纸上写的是首情诗,第一句是:“爱情的火焰在纸上烧”,哈哈,大家都笑了。女同学说,烧什么烧?纸都烧没啦!我也写爱情诗。

这支歌不再有旋律残缺的音符埋在心里如果有个梦会偶尔扰你那是深夜里我孤独的叹息

这张照片就要归还你请将我配的镜框也带去假如有一天你擦一擦它才知道抹不去的是记忆

……

当时黑龙江省的《妇女之友》杂志的编辑雨萌来北京约稿,我就把这首诗交给她了,不想得了个“全国爱情诗大赛”的一等奖。后来,“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还为这首诗谱了曲,发表在北京的《音乐周报》上。

关于写诗,我还有一个自己独到的见解,愿意与广大诗友们交流。我曾在一个讲座中公开自己的观点:同样一个题材,如果你觉得用散文笔法不能很好地表达,写起来不够精彩甚至索然无味时,那么不妨写首诗试试。我到新疆博尔塔拉州霍城采风时,第一次见到被誉为“世界上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瞬间被她的辽阔、美丽、圣洁所征服,本应写篇散文的,但几次动笔都觉得笔下的文字哪有湖水本身动人?干脆写诗吧。读诗、品诗多了,写诗就不难了,一首《赛里木湖的波光》出笼了——

赛里木湖的波光在哈萨克小伙的心中荡漾他们世代弹着冬不拉湖水便像圣泉一样清凉

赛里木湖的波光让维吾尔古丽的发辫儿飞扬她们跳起迷人的舞蹈湖岸就弥漫着沙枣花儿的芬芳

赛里木湖的波光

把锡伯族猎手的眼神擦亮他们封存了骑射的弓箭家乡更有了满坡满岭的牛羊

……

这首诗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网上已经有多个朗诵版本,还有歌手谱上曲传唱开来。让我欣慰的是,《新疆日报》和《博尔塔拉报》都转发了这首小诗。

还有一首诗的创作过程也很有意思。

2019年,著名作家李迪在新疆采写《加油站的故事》,他约上我随他“走马观花”。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遍新疆北疆不知新疆之美。从乌鲁木齐出发,披星戴月,风雪兼程,航线航班飞来飞去,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噶尔古城,巴音布鲁克草原,冬季安睡的博斯腾湖,塔克拉玛干沙漠戈壁上升醒的胡杨林……我们奔波在美丽的新疆大地上,累并快乐着。李迪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中国作家的表率,他受邀中石油创作《加油站的故事》时提出,写就写最遥远的祖国边陲加油站的故事。于是,我们来到了被称为“中国西极”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的康苏镇。如果说祖国的版图像一只雄鸡,那么“中国西极”的地理标志就矗立在大雄鸡的尾巴上。而我们所采访的加油站,就像是雄鸡尾巴上一片漂亮的羽毛。小站只有一位员工,是一位柯尔克孜族小伙子,名字叫玉山·衣沙克,墙上的营业执照写着,他就是加油站的经理。采访还算顺利,我和李迪还拎起水桶,跟他一起去两公里外的小河打水。然而迪兄写作时有点犹豫,他觉得用报告文学或散文笔法都不太顺手。我说,我来写首诗试试吧。一首叙事诗《雄鸡尾巴上的加油站》很快写出初稿,迪兄看了连声说好,建议我发给咱俩共同的好友,哈萨克族著名作家、诗人艾克拜尔·米吉提,请他指教。艾克兄回复:“好诗!”还为我纠正了一个差错,把原稿中的“库木子”二弦琴,改为“库木孜”二弦琴。

《雄鸡尾巴上的加油站》得以在《光明日报》发表——

从喀什噶尔一路向西,进入乌恰县就是中国的“西极”。它位于祖国版图雄鸡的尾部,漂亮羽毛上居住着柯尔克孜族兄弟。

有一年,春风吹遍了这片土地,中吉边境贸易口岸拔地而起。伊尔克斯坦古道上了车辆,于是,一座加油站便建在了这里。

……

小站看上去没什么与众不同,常见的“宝石花”也不稀奇。可它是方圆几百里唯一的加油站,遇见它,疲惫的司机是多么欣喜。

……

启程了,客人们依依惜别小站,我多想把这次“遇见”告诉你。当雪花渐渐遮掩了红色的加油站,一首小诗已悄悄地流淌在我心里。

……

诗词鉴赏

赞冬奥 越野滑雪

蒋定之

燕山冀北夜深时,雪谷腾挪龙虎姿。曲曲迴回鱼贯去,高清镜下判分歧。

注:读唐人高骈诗《对雪》,感其优美,步此韵,借此景,赋此诗,示敬也。

(作者系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背包客」十日(六)

冯并

马场崖边看流急

马场坪确乎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马匹交易市场。贵州多山,传统交通靠马与马帮。贵州的马是山地马,是国内主要的马品种,贵州马的输出数量很大,从黔西的安顺、花江,贵阳的花溪到福泉的马场坪,再到黔南的独山,到处都有马匹集散市场给出的地名。贵州中部的都匀,是西南地区较大茶产地,都匀毛尖很有名气,粗茶输出的数量也不小。贵州历来缺盐,更需要马帮在西南“三尺盐道”上驮运。马、茶、盐三大物资的互通,使贵州的茶马古道具有了更为多重的商业色彩。那时的比价,曾经是1匹马换30匹土布或者100斤茶或盐,马匹的交易是极为赚钱的营生,这是南岭都匀西向贵阳的马场坪能够发展起来的主要历史因素,也是后来福泉火车站能够在马场坪的原因。马场坪繁荣的因素,现在大多已经淡化,但镇区的间架还是大致保留下来,旅店和商铺不少,街道也比较宽一些。

到马场坪得知,有年冬天,这里曾经发生过一起不小的安全事故,有两辆运输炸药的汽车相撞,引起一场连环爆炸,所幸没有伤亡更多的人。爆炸现场的痕迹早已处理干净,但阴影还留在人们心头。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炸药?原来是这里的采矿业规模较大,特别是磷的储藏量巨大,遍地开花的采矿企业需要大量的炸药,马场坪无疑成为矿产开发物质和磷矿产品的集散地,采矿业也会成为福泉旅游业、农业之外的重要产业支柱。采矿业发展,固然也是由地区资源禀赋所决定的,但在粗放生产的背景下,又会对环境对旅游业和农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里是有大问号的。不能说马场坪发生的那场爆炸一定要由采矿业来承担,但产业转型显然是更为紧迫的课题。

马场坪本身没有更多可看的景点,从这里到福泉城虽然很近,但也沒有多少来回折腾的时间,因此,用过早餐,也就顺着公路向上走去,看看有什么奇峰野趣。公路一侧靠山盘旋而上,另一侧临着一条峡谷,站在路边看,一条不小的河在谷底涌流。然而,天气晴朗,谷里却有些生烟的朦胧。细望去,河对岸的山里似有飘忽不定的烟柱,一股强风刮来,带着一种异味,那里大概就是磷矿的采掘点,也是朦胧烟气的来源。

眼前的崖畔也还有些看头,那里有着长满树与野草的一面缓坡,中间是一道铁栅栏。棚前开着一道门,门前一间小屋,一位老汉正在吃早饭。我们走了过去,打问这里是不是一个旅游景点。他打量我们一眼,没好脸也没恶意地说,真是没得做了,整天游来游去。这里是磷矿石加工厂,刚关掉,就我一个人在这里当看门人。我们不知他气打何处来,只得陪着笑脸说,就是没事嘛,想进去转转。他打量了又打量,沉吟了好一会儿,终于点头说,去吧,不要走太远,更不要从台阶上走下去,那里太险了。我们连连答应着,快步走了进去。

这绿草草坡上还真有两排像是加工车间的大房子,房后就是向下的台阶,水泥颜色尚新,是不是要改建旅游景点,很有可能的。但这里冷清得只有我们两个人。下面会看到什么,还是禁不住好奇走了下去。这里曲径通幽,走到一个平台上,下面现出一幅奇景,一股激流从平台侧面的大岩洞里冲了出来,很有些翻江倒海气吞河山之势,见过从天而降的瀑布,也见过许多湍流,但几米之外的石洞吐水,很少见到。只是水色发黄,冲起一股异味。这里到处是喀斯特地形,水流在地下和地上对流,这带着异味发黄的水流,是从哪座矿山流入地下,又从这洞穴口涌了出来,流进地上的河溪里,污染更多的江河。倘若这种情景不能改变,即便附近有多么美丽的福泉山、酒金谷、蛤蚌河,又怎能保证它们不受这发黄的清流牵连呢。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其实也一样。人常说,看景不如听景,听景可以听到许多人文故事,但这些人故事也要有洁净的自然景色相配。谁也不会去在凋敝了的自然景观前发幽古之情。眼前的石洞激流如此震撼,气氛却如此不搭配,这是很令人扼腕叹息的。这使人想得更多更多,包括眼前浑浊的激流和河谷里升腾的烟雾,如何去治理,又如何深度地调整产业结构,不能再是吃山靠山吃水靠水,而要吃山养山水吃茶水,是有多好要办的。但我也以为,用不了多少时候再来,一切都会变化的。

我们向看门老汉道别,也向马场坪道别。看来,这马场坪不仅在物流上有并不随茶马盐交易消失而消失的区位优势,也有独特的旅游资源,怎样不去辜负此山此水,这是人们都正在考虑的。对那位守门的老汉我也理解,在老旧工厂关闭之后,他或者还没有来得及想到后来的事情,他那没有多少好气的几句话,也不透露出一种长年与磷矿石打交道的惯性情绪。他或者是那所老旧工厂的最后看门人,但也也许是前不久之后马场坪新景区的第一个迎宾者。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日报》原总编辑)



小品大观